

疫疹一得

清·余師愚 著

中醫古籍整理叢書



得 一 疹 疫

清·余师愚 著

郭谦亨 点校
孙守才

人民卫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疫疹一得 / (清) 余师愚著; 郭谦亨, 孙守才点校.
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6. 8
ISBN 7-117-02386-4

I. 疫… II. ①余… ②郭… ③孙… III. 温病-医故-
中国-清代 IV. R25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2602 号

疫 疹 一 得

清·余师愚 著

郭谦亨 孙守才 点校

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 10 号)

北 京 市 卫 顺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850×1168 毫米·32 开本 $2\frac{1}{2}$ 印张 62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4 000

ISBN 7-117-02386-4/R·2387 定价: 4.50 元

[科技新书目 392—105]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清代著名温病学家余霖(字师愚)著。余氏长于辨治瘟疫,善用石膏,自创清瘟败毒饮,疗效甚佳,一时名震海内,蜚声医坛。

本书分上下两卷。目录前有“疫疹提要”、“凡例”,提纲挈领地介绍本书大略,便于读者习研。上卷介绍疫病与运气关系、疫病与伤寒区别,以及治疫大法。并具体列述了疫病 52 症。下卷介绍疫病瘥后 20 症,辨疫疹之形色圆机活法,以及治疗疫疹常用 30 首方。卷末附有验案 12 则。

余氏在本书中就疫症的诊断、治疗、预后提出了很多创见,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临床实用价值。

出版者的话

在浩如烟海的古医籍中,保存了中国医药学精湛的理论和丰富的临证经验。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,过去我社影印、排印出版了一批古医籍,以应急需。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,以及卫生部 1982 年制定的《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》的要求,今后,我社将经过中医专家、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最佳版本基础上整理的古医籍,做到有计划、有系统地陆续出版,以满足广大读者和中医药人员的需要。

这次中医古籍整理出版,力求保持原书原貌,并注意吸收中医文史研究的新发现、新考证;有些医籍经过整理后,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水平。然而,历代中医古籍所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博的,所跨跃的年代也是极其久远的。由于历史条件所限,有些医籍夹杂一些不当之说,或迷信色彩,或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内容等,希望读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,正确对待,认真研究,从中吸取精华,以推动中医学术的进一步发展。

点校说明

《疫疹一得》系中医温疫病学专著，清·余师愚著。余氏名霖，字师愚，乃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，对温病学说有许多独创的见解，特别是对温疫病（温热疫）的辨证论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《疫疹一得》是余氏代表作，集中体现了余氏学术成就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。现就本次点校《疫疹一得》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现存主要版本

《疫疹一得》成书于清·乾隆 59 年（公元 1794 年），现存版本有嘉庆 16 年（公元 1811 年）裴奉辰的手抄本，据裴氏在序言和凡例中说：余氏初稿，未经细校，他抄藏于笥，辛未付梓时略加订正，分为上下二卷。其次是清·道光 8 年（公元 1828 年）延庆堂藏版；咸丰 3 年（公元 1853 年）手抄本；光绪 5 年（公元 1879 年）福兴刊本；中华民国 16 年（公元 1927 年）手抄本；慈济医社本（年代不详）及 1985 年沈凤阁校注本等。

二、过去主要校勘、注释、整理概况

《疫疹一得》刊行后，清·咸丰 2 年王孟英将其删润收入《温热经纬》中，更名为《余师愚疫病篇》。解放后，全国统编的各版《温病学》教材将其收入附篇“原著选读”之内，并做了标点，加了释义和按语。另外，汪曰桢、王孟英等曾对部分内容作了注释。但对该书都未进行全面系统地校勘，1985 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南京中医学院沈凤阁教授以 195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清道光延庆堂藏版为底本，以千顷堂书局所出版的《温热经纬·余师愚疫病篇》为校本的校注本。

三、本次校勘所据版本

本次校勘以清代嘉庆 16 年（公元 1811 年）裴奉辰手抄本为底本（简称原本），清道光延庆堂藏版为主校本（简称延庆堂本），其余如：清咸丰 3 年手抄本（简称咸丰本）、光绪 5 年刻本（简称光绪本）、慈济医社本等均为参校本。

四、点校方法

本次校勘，以对校、标点为主，采用本、善兼顾的方法，以求标点正确，文意明了，从而能较好的反映本书的原貌。

1. 本书简体横排。一律用现行标点符号进行句逗标点。原文用药服法中的“右”字均迳改为“上”，不另出校记。底本中明显的错字、别字，或一般小误，均直接改正，亦不出校记。

2. 底本目录均依正文和校本予以一一核对，并据以删补调整，亦不出校记。

3. 凡底本与校本不同，确系底本错讹、脱漏、衍文、倒转者，均依校本改正、增补、删节、乙转，并出校记。凡底本与校本相异，而又难定是非时，则出校记说明并存待考。

4. 凡底本与校本相同，而于文义或医理有悖时，原文不动，出校记说明。

5. 庄锦制亭氏序只延庆堂本有，今据延庆堂本补。

6. “疫疹提要”原本无，今据延庆堂本、慈济医社本补。原在下卷卷首目录后，今移至上卷凡例及目录前。

7. 底本及各校本目录中均无“运气便览”及“五运、六气、寸尺不应、药之主宰”四子目，今据延庆堂本文中标题补。底本缺下卷目录，今据延庆堂本补，并移至上卷目录后。

8. “运气便览及五运、六气、寸尺不应、药之主宰”原本均无正文，今据延庆堂本补。

本次点校，虽经很大努力，但因水平及条件所限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点校者：郭谦亨 孙守才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于陕西中医学院

自叙

幼读鲁论，至隐居以求其^{〔1〕}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即心焉志之曰：丈夫不当如是耶！愿窃比焉。力学二十余年，屡蹶^{〔2〕}名场，翻然自顾樗栎^{〔3〕}之资，原非国器，奈何犹穷经皓首，终为童子师哉！于是究心《灵》《素》，志在岐黄，医虽小道，亦足以行吾艺耳。遍览一十三科，以及诸子百家，各穷元妙。独伤寒一门，张氏仲景以为急病，辨症稍差，夭折生命，论载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，以济天下后世，其用心可谓仁矣。至于疫症^{〔4〕}，多于伤寒百倍，安忍置而勿论哉？夷考其时，或未有疫欤？抑或仲景之书，原有一十六卷，今世只传十卷，而疫疹一门，亦在遗亡之数欤？以致后人纷纷立说，祖述宪章，俱以伤寒立论，其于热疫一症，往往略而不讲，是以业斯道者，所诵所传，连篇累牍，无非伤寒，及其临症，只就伤寒一例治之，不知其为疫也。流弊于人，沦肌浹髓，举世同揆，万人一法。究之死者不知何病以死，生者不知何药以生，抚今思昔，可胜慨哉！乾隆甲申，予客中州，先君偶染时疫，为群医所误，及奔丧回里，检视诸方，总不外吐、汗、下^{〔5〕}三法，抱恨终天，曷其有极？思于此疹，必有以活人者，公之于世，亦以稍释予怀。因读《本草》，言石膏性寒，大清胃热，味淡而薄，能表肌热；体沉而降，能泄实热。恍然大悟，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^{〔6〕}，遇有其症，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。三十年来，颇堪自信，活人所不治者，笔难罄述，窃思一人之治人有限，因人以及人无穷，因不揣鄙陋，参合司天、大运、主气、小运，著为《疫疹一得》，欲以刍蕘之见，公之于人，使天下有病斯疫者，起死回生，

〔1〕 其 光绪本无。

〔2〕 蹶 比喻事物不顺利，失败。

〔3〕 樗栎 原指质次弯曲不成材之两种树木，比喻才能低下。多作自谦之词。

〔4〕 症 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慈济医社本作“疹”。

〔5〕 汗吐下 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、慈济医社本作“此”。

〔6〕 疫 光绪本作“症”。

咸登寿域，予心庶稍安焉，敢以著书立说，自矜能事耶？

乾隆五十九年

岁次甲寅季春月桐溪师愚氏余霖自叙

序

瘟疫一症，古无专书，不过微见其意于伤寒书中。世人咸熟读伤寒，以为百病俱不外于六经，讲明伤寒，余症悉可类推。不知瘟疫四时皆有，伤寒惟冬至后间或有之，是伤寒甚少，而瘟疫十居八九。伤寒是寒，瘟疫是热，其感受施治有霄壤之分。若以伤寒方治瘟疫，罔不毙者，此吴又可先生《瘟疫论》所以作也。由是杜清碧、马长公、景松崖、戴天章、熊恂昭诸君继起，宗仰吴氏，各出手眼，推阐发明，著有成书，瘟疫一门于斯详备，活人实多。予总角时，即蒙庭训，留心医道，每遇疫症，往往幸中，惟值瘟疫，遵用成方，未能悉见效验，心窃疑之。甲子秋，得乡前辈余师愚先生《疫疹一得》，谓疫乃无形之毒，宜用石膏，不宜用硝、黄等语，卓识尤在吴、杜诸君子上，予茅塞顿开，珍如拱璧，以之治疫与疹，奏效尤多。近年需次芦鹺，见误于此症者不一而足，偶语契好诸君子，咸谓此书不宜独秘，遂助金付梓，以广其传。或师愚先生寿世苦心，实有以自寿故耶！较予一手之奏效，自相去远矣。此书用药过重，予每临证，或暂去一、二味，或大减分量。即如石膏，或煨用，或生用，由三、五钱以至二、三两，无不应手辄效。惟书中谓伤寒有耳聋，瘟疫无耳聋一条，系千虑之一失。予每见瘟疫亦有耳聋，以其方治之，亦极神效。阅是书者，幸毋以此一语印定耳目，想知者亦必有以辨之。是为序。时

道光戊子岁七月既望长芦候补
盐运司知事昆陵庄锦制亭氏书于津门旅次

序

轩岐之世，人无疵癘^{〔1〕}，论述阙如。后之世者，递著方书，而于疫疹一门，未开生面。独张氏仲景，略见其绪于《伤寒论》内，然亦语焉而不详。以^{〔2〕}故世之言医，大率与伤寒类治，所谓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致令偶婴疹病者，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，岂其不务活人哉？由其所谓^{〔3〕}辨证立方者中，实茫无一得故也。桐城余师愚先生，与予同客都下，订忘年之交，历二十余年，今年且将七十矣，得摄生之术，貌古而神腴，少时奋志读书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而屡蹶名场，乃喟然曰：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，古人其诏我哉！遂弃举子业，专务岐黄，然犹未得出人一头地。岁甲申，桐邑中人率病疫，时先生方游大梁，痛其尊人为群医所误，乃益肆力于古人书，研究于阴阳寒暑及气运主客之分，纤悉无遗，而后恍然有悟，独于疫疹一门，神而明之。实能闡前人之所未见未闻者，逆之则死，顺之则生。三十年来，自南而北，所全活人，殆不可以数计。忆丁酉岁，予为农部唐尧峰先生校书，寓之西有亭，时李万仞、赵象九明府，皆下榻于此。予病卧床数月，服象九方未验，万仞素知先生者，为予延之，起我沉痾，先生之力也。尧峰、象九年少于先生，不数年间，皆先后卒于官，万仞以其子宦^{〔4〕}黔，走万里外。嗟乎！曾几何时，而已不胜今昔之感矣。予则于壬子夏五^{〔5〕}，谒选入都，家人半染时疫，先生治之辄霍然已。是岁都门故多时疫，凡活于先生手者，十室而九，盖于此道中，诚不啻三折肱矣。爰以其数十年之苦心孤诣，著为一书，名之曰《疫疹一得》，盖犹抑然其心，第以为千虑之一得云耳！然予以为，庖

〔1〕 疵癘 灾害疾病。

〔2〕 以 光绪本作“其”。

〔3〕 谓 原本作“为”，今据延庆堂本改。

〔4〕 宦 咸丰本作“官”。

〔5〕 五 原本作“午”，今据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改。

牺^{〔1〕}之卦，始于一画，孔门之道，精于一贯，人特患无此一得耳！今先生挟此《一得》，以治一人而一人治，以治千万人而千万人治，则^{〔2〕}所谓是万还一，一实万分者，胥^{〔3〕}于是乎在，以视夫世之漫然尚试者，果何如耶？乃先生以所独得于心者，不肯私之于己，而必欲公之天下，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也。所愿是集梓行，俾世之悬壶者，咸得先生之《一得》，以辨症而立方。当此昇平之世，不益跻斯^{〔4〕}人于仁寿矣乎？予友黄光亭者病笃，予梦一长者曰：余方用至某药则黄病可愈，醒而誌之，果验，同时以梦延先生诊者，皆历历有奇效。而或者曰：梦，幻境也，独于先生有不爽^{〔5〕}者。

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夏至前一日赐进士出身即选县令
愚弟蜀西吕桥居士蔡曾源拜书于长安客次

〔1〕 庖牺 即伏羲。古代部落酋长，八卦创始人。

〔2〕 则 原本无，今据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补。

〔3〕 胥 光绪本无。

〔4〕 斯 原本作“期”，今据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改。

〔5〕 爽 违背，差失，失误。

序

予素不知医，而能言医。凡医以愈病也，服其药而病愈，虽百口非之，而于病者何损？服其药而病不愈，虽百口是之，而于病者何益？则言医，莫若先言其效；医有立效，莫若我师愚余先生也。然世之非之者曰：其效寡而不效者多，其效暂而不效者常也。甚或曰：其效幸，而不效者则不可救也。若^{〔1〕}斯语者，亦知夫效寡、效暂、效幸乎？疗百病而一痊之，则为寡；立百方而一验之^{〔2〕}，则为暂，不究其源而适逢其会，则为幸。安有预立其方，光言其症，或断以三日而加剧、五日而加剧、七日而加剧，且症在危险，他医束手；辨在疑似，他医莫决，先生则毅然任之，确然信之，大声疾呼曰：“服则得生，不服则死”。咸如其言，历历不爽，甚至抄其方而亦愈，饮其药滓而亦愈，其效若此，犹得非之曰寡、曰暂^{〔3〕}、曰幸哉？虽然其效若此，人犹起而非之，何也？彼岂乐死恶生哉？狙^{〔4〕}于所习见，而震于所不知耳！复以其用药之过峻，程分之过重，皆前人所未有也。予初亦疑焉，适寓有病人，医之无不立效，荐医他人而又效，嗣乃历荐而罔不效。有合家疑之，而予独委曲以征其信；群医驳之，而予独固执以证其是，幸而信予者皆得痊，然口众我寡，安得执途人而遍告之？此^{〔5〕}《疫疹一得》之书，所以付梓也。如梓而得行，则传之有人，而痊者必多；治之有人，而愈者必常；习之有人，则共知其所以然，而不訾以为幸矣。庶几乎予非阿好我师愚也，亦可见信于众矣。

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仲秋月诰授荣禄大夫刑部左侍郎

同乡姻弟张若淳顿首拜撰

〔1〕 若 延庆堂本、光绪本均作“为”。

〔2〕 一验之 延庆堂本作“验一方”。

〔3〕 曰暂 原本无，今据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补。

〔4〕 狙(niǔ 扭) 因袭，拘泥。

〔5〕 此 原本作“则”，今据延庆堂本改。

序

医之为言意也，意可传而不可传，要不离乎理者近是。予友余君师愚，儒也，非^{〔1〕}医也。忆予应童子试，适郡城^{〔2〕}辄与师愚俱，当青鞋布袜客邸谈心时，其意既已异矣。已而连试不利，弃儒为医，遂挟其技，游都下。予甲辰至京，见其车马仆从甚盛，自王公以下，无不折节相向，心异之，然犹未察其意也。甲寅寓青岩师宅，距师愚居不数武^{〔3〕}，晨夕过从。时久无雨，暑气盛行，人多疾病，病则必死。医家胥^{〔4〕}束手不治，师愚辄予以石膏、黄连等剂，无不立效，其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者，不可更仆数。而予门下奎氏兄弟，一存一天，尤属明征。盖其意犹是按脉切理之意，而神明变化不可端倪，有非意之所能尽者，医技也进乎道矣。然存活日多，而谤之者日益众。夫师愚无必用石膏之意，而有必用石膏之时^{〔5〕}，观入秋数日^{〔6〕}以来，未尝轻用凉剂，其意亦可见矣。乃谤之者，谓师愚非石膏不立剂，是诬人也，至于谤师愚之故，并谓石膏为断不可用。是《本草》之载是药，神农之尝是药，均不得为无过，岂不更诬药哉？诬人既已不可，诬药而愚者信焉，妄者传焉，虽遇热症凶危，辄仍以柴胡、桔梗当之，不效则投以泽泻、丹、苓^{〔7〕}，又不效则投以人^{〔8〕}参、桂、附，至于一误再误，死而后已。医者犹诩诩得意，曰：非我也，命也。是以谤师愚之故，而累及无辜，置人之生死于弗顾也，岂不大可叹哉！予非有阿于师愚，顾^{〔9〕}窃闻孟子之言曰：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

〔1〕非 延庆堂本作“即”。

〔2〕城 原本无，今据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补。

〔3〕不数武 武，半步为武。不数武，意指不远。

〔4〕胥 延庆堂本作“齐”。

〔5〕时 延庆堂本作“症”。

〔6〕日 原本作“月”，今据光绪本改。

〔7〕泽泻丹苓 延庆堂本无“泽泻”，“苓”作“芩”。

〔8〕人 原本无，今据延庆堂本、咸丰本、光绪本补。

〔9〕顾 光绪本作“顾”。

苟药未至于瞑眩，疾已验其大瘳，则亦庶乎有以得其意也。何也？师愚儒也，非医也，此意将遍语同人，适师愚《疫疹一得》之书成，因书是弁之，聊以为《一得》之一助云！

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菊月下浣种之愚弟吴貽^{〔1〕} 咏顿首拜撰

〔1〕 貽 光绪本无。

序

师愚先生，天资旷达人也。精岐黄术，以医名京都数十年，尤精疫疹，创立清瘟败毒饮，活人无算，都人以其用药峻，呼之曰余大剂。予虽不获从之游，然奔走燕赵耳，其名非一日也。嘉庆甲子，予友李寿山患疫，昏闷无声，周身如冰，六脉皆伏，群医束手，或以为阴症，谋进参附。五台徐德夫中翰，寿山戚也，坚执以为不可，且谄^{〔1〕}知师愚先生所著《疫疹一得》书，抄本藏张氏家，乃亟求得之。检其方，得清瘟败毒饮，煮大剂石膏，将进之，寿山戚友，咸怀疑惧，众口交阻，德夫力任其咎，躬自煎剂，昼夜连进。每药入口，则疾少解，稍停则复作，徐乃益信，服至十余剂，药肆亦疑，再市石膏不售矣，乃市之他肆。凡用石膏十七斤有奇而寿山之疾以痊。噫嘻！苟非师愚先生特识创议，安能活人于身后；苟非德夫知之真、信之笃，又安能用师愚之术以活寿山。且又安知非师愚先生萃毕生之精力，发前人所未发，著为《疫疹一得》。其身故，是书行将淹没，特因寿山之疾，假手于德夫，以表其奇，使此书昭昭人耳目，以传不朽哉。是不特德夫为师愚知己，而寿山之疾与否，与师愚之书之传与否，其相系亦非偶然矣！予乙丑入都，寿山见予庆再生，且述颠末。予索其本读之，一夕竟，遂手抄藏之笥。庚辛冬春之际，予需次大梁，时疫大作，凡予家患者，依法服之，皆获安痊。其有疑惧不肯服者，率多变症，或至不起，其明效大验，予既目击，又身历之矣。师愚之功，顾不伟哉！予不敢秘其传，因略为校订，分为上、下二卷，授之梓。读者能深信其术而力行之，毋诧其奇，毋畏其峻，则世之死于疫者鲜矣！

嘉庆十有六年岁次辛未二月既望曲沃铁桥氏裴奉辰序

〔1〕谄(shěn 审) 知道，熟悉。

疫疹提要

一 卷 上

伤寒太阳、阳明头痛，不至如劈，而疫则头痛如劈，沉不能举。

伤寒无汗，而疫则下身无汗，上身有汗，头汗更甚。

伤寒太阴自利者，腹必满，疫症自利者，腹不满。

伤寒不发斑，瘟疫乃发斑，斑红如硃点纸，黑如墨涂肤，虽紫黑一片可生，若紧束有根，如履底透针，如矢贯的，纵不紫黑亦死。

瘟疫，熊恁昭治法，首以败毒散去其爪牙，继用桔梗汤退胸膈及六经之热，最为良法。

疫疹不可表散，表则必死。

疫症阳极似阴，妄投参、桂，死如服毒，遍身青紫，鼻口流血。

执伤寒之法以治疫症，万无不死之理。

疫症头痛倾侧，误用辛香表散，必转闷症。

疫症骨节烦痛，腰如被杖，误用表寒^{〔1〕}，死不终朝矣。

遍体炎炎，一经清解而疹自透，妄肆发表，必致内伏。

疫症阳极似阴，周身如冰，倘遇庸手，妄投桂、附，药不终剂，死如服毒。

疫症四肢逆冷，重清脾热，手足自温。

疫症胃热不食，胃气一清，自能饮食。

疫症腹痛，或左或右，或痛引小腹，乃毒火冲突，发泄无门，若按寻常腹痛，分经络而治之必死。如初起只用败毒散或凉膈散加黄连，其痛立止。

疫疹冷气上升，此乃热极之征，火极水化，非真冷气也。

疫疹满口如霜，舌必厚大，此火极水化，误用温表，旋即变黑。

〔1〕 误用表寒 “用”可能为“认”字之误；或“寒”可能为“散”字之误。